

# 明清八大家文選

歸震川

方望溪

劉海峯

姚姬傳

梅伯言

曾滌生

張濂亭

吳摯甫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 曾滌生文鈔目次

原才

歐陽生文集序

衡陽彭氏譜序

黃仙橋前輩詩序

復賀耜庚中丞書

答劉孟容書

復胡潤之書

復劉霞仙中丞書

復陳虎臣書

與王叶庭書

送劉椒雲南歸序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林君殉難碑記

新寧劉君墓碑記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國朝先正事略序

湖南文徵序

書歸震川文集後

致劉孟容書

復彭麗生書

復黃恕皆侍郎書

復吳南屏書

復陳右銘太守書

送郭筠仙南歸序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畢君殉難碑記

何君殉難碑記

仁和邵君墓誌銘

曾 濬 生 文 鈔 目 次

苗先範墓誌銘

聖哲畫像記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湘鄉昭忠祠記

五箴

居敬箴

謹言箴

鄧相臯先生墓表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

立志箴

主靜箴

有恆箴

# 曾滌生文鈔

##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化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涇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已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其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 孫芝房侍講劄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敍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養，天鳥蟲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乘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某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窄宋賢。間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覈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某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旣銘其墓，又爲家傳，繼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祔。君子之言也，平則致私，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某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

告永訣，亦與芸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芸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矣。余故稍附諍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負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槐。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擅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執叔，陳傳，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與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蒿，蕭伯琛，舒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達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

休別立職志，名曰漢學。深摺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大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載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轡，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瀟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兄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歎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做明焦駟徵獻錄，爲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鄆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襲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

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闕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入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耀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十七八年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暑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升醴醬醢醢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承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章，奪治兵之日子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褻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中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蹙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於棘歲年，慎褒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 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關內侯據爲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由來舊矣。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審，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旣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琅邪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稱出帝昺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肯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衡陽彭雪琴侍郎，以諸生從戎，十有三載，肅清長江，克名城以百計，踰巨壑於金陵，富其提挈飢軍，出入鋒鏑，誓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爲烈士。及夫勦勞日暮，朝廷授爲安徽巡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屢疏固辭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內不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慎也。同治四五年間，東南大定，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曰聲揚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肇修譜牒。我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贈光祿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其族之材俊子弟，奮迹師中，積功累代，珥貂相望，簪紱雲興，皆著於錄。彭氏日益光大矣。具系表，斷自聲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凜凜乎闕疑之誼云。國藩之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尙在衡，與彭氏擊柝相聞，墟烟相接。異者不揆愚陋，嘗慨然欲重訂家譜，述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盡合於歐曾大儒，但求慊於吾心。久因兵間，未遑執簡，感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 湖南文徵序

吾人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豈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腑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末始有極。自琴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甘弊常豐縛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拊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本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同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新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途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書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劬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公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滇，羣岳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况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

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訓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 黃仙橋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摸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未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隔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山『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一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毫之榮華而以爲喜，秋毫之挫挫而以爲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興且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鈎研弊病，頃董而不息，以咿嚶蹇淺之語，而視爲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橋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灑南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間以其份發爲詩章，又能棄故攪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爲閔爲隘，爲誦爲益，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爲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斂而有以自擴也夫。

##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文。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一<sup>篇</sup>，「蒸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月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惜韻不置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滄海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舊軌之習，假<sup>梁</sup>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謂固不竟此哉。

### 復賀耦庚中丞書

國藩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咸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聲遂<sup>譽</sup>。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挾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癰，白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者據，則持爲聘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悖，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誑，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鉅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

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略耳。國藩以茲自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露。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一，開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己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宜盡，伏維垂鑒。

### 致劉孟容書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目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竊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鼎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默述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

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何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曲舛無知。故國齊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治，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嫺，嫺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視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誤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醞，駭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醞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酈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班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酈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齟齬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兼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篇篇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

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母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常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質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遠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 答劉孟容書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僭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

德氣也，此天地之仁義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細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以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鸞鴒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譬腹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填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一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一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

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益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竄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之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據，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關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爲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悖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闔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 復彭麗生書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崇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如不可救藥。